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彊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干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厘姓在虞夏商为江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如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赵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彊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矣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矣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鴈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兵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下弔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

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彊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干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厘姓在虞夏商为江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如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赵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彊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矣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矣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鴈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兵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下弔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